

集部

妙絶古今卷二

宋　湯漢　編

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

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

蚕寅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糸加己乎四仞之上而
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俯啗白粒仰棲茂
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
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
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隊於公子之手矣黄雀
其小者也黄鵠遊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啗鰷鯉仰嚙蔆
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矣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新序作以故是也）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續後語飲茹溪之蔬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陂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靈侯殺之于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塡兵滿也江夏有鄳即魏策鄳隘之塞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以新序參○鮑彪云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李漢老有記文放此體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

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逕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灾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朱文公嘗曰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㨿史遷一傳却是伯夷滿腹皆怨矣又云伯夷當時何曾指擬仲尼來發揮他耶○太史遷遊先生又嘗論之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言衆言殽亂惟折衷於聖人也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

若斯之難而説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冢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於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於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於怨矣叙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其末雖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賔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而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䟽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

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

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音涅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燕惠王悔使騎刼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敝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

寡人之使騎刼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

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驟勝史作冣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

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燕臺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鐘元英燕殿故鼎反乎磨室燕鼎前輸於齊今復反國策作歷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竹田曰篁移燕薊丘所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慊作嗛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

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呉王遠跡

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
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
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
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
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
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
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以國策參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鸗野鳥也音龍鶀音其小鴈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於王何取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

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結縈也音爭）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以石傅弋繳曰碆碆音波）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噣音晝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蓋者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使無兆走之路）

因以長城為防也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音翅三國齊趙燕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

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垂頭中國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

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

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

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

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

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拆天子下席寢苫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王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

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謂閉外門）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陪音佩謂不在殯東階共棺立西階上）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

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故鄒魯之臣生死雖不得盡禮也然猶能不納齊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以戰國策參修

安釐王十二年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
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
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
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
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
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
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

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呂氏曰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強趙是復得閼與之事（四十五年趙奢敗秦閼與）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括地志云石城山在中州鍾山縣東南共一里攻冥阨即此山中州今信陽軍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徐廣云一無左字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索隱曰皆縣名屬河內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呂氏按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

詔襄王以守此地蓋安陵趙襄子所封其後遂別為小國附庸於魏今魏及令使者謂之於秦也古史云魏襄王所封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正義曰在魏之南故曰南國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呂曰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呂曰自秦伐林鄉以來以至於今也秦七攻魏五入囿中索隱曰囿

即圃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呂曰赧王四十年穰侯遂圍大梁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呂曰陶即穰侯所封北至平監平即兖州平陸縣監即故闞城在平陸縣西南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投質

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謂合從事王也）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强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城（戰國策作使道已通　呂曰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絶故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専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因而關之出入者賦

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以戰國策參修○東萊呂氏曰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為秦所吞矣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

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與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

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
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
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
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
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
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

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

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以戰國策參修

韓信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上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

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獘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

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闗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使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

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摇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歴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歳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説齊王使為漢而稱

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説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

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

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

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册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寳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

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仰（史作叩）關而攻秦（顏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仰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史作斬華為城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晉灼曰踐登也顔曰晉説是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顔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孟康曰瓦甕為牕也甿隷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

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顏曰棘戟也矜與穜同謂矛鋋之把也鉤戟戟刃曲鉤者也鎩鈹也言往者蠢鋤兵刃陳涉起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穜以相攻戰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

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

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
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
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
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犧至
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

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

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

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漢書

無三字 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

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

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

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

轃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以漢

史參
修

劉訓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蔽寒

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責大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斛倣蹝然非直辭讓議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甚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告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

病傴僂脊管高于頂䏿音歇 肝 髆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窺於井曰偉哉造化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萬物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精神訓

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寳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

大矣而以與他人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諭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

試為之擊逢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精神訓

凡人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因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昭昭乎從冥冥見昭昭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齊封以望

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
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
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
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
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
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
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覯六藝之崇廣窮道德之
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

海崇於大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覽觀豈不大哉泰族訓

揚子雲客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

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覲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撠拘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羲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

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音妙）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絶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獿古之善塗墍者音乃高反）則匠石輟

妙絶古今

斤而不敢妄斵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妙絶古今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妙絶古今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霞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萬選

妙絶古今卷三

宋 湯漢 編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

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灋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灋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

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説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

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逺矣
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
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
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
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
國栢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廵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

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

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

諸葛忠武侯出漢中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葢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皆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

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董允傳載此數語云若無興復之效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出散關疏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
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
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
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

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强大坐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知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祈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

妙絶古今

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

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韓子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

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麟以德為祥若不待聖人而出是其德之衰也故謂之不祥亦可矣以春秋之世而麟出焉故魯人以為不祥然有仲尼識之是麟為仲尼出也則麟果不為不祥矣哉

圬者王承福傳西山云韓文當以此為第一

圬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

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能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己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富貴難

守薄功而厚饗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

之道不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覽焉此篇大槩以二又曰字述盡承福之為人後面却就第二個又曰以下抑之就第三個又曰以下揚之

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

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也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者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
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
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
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
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也不知
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
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
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

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至乎利聊相為言之

送孟東野序 趙南塘云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得其平非必有所憤激也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

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

妙絕古今

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之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

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此篇謂凡形之於聲皆不得已於不得已之中又有善不善者焉所謂善者又有幸不幸之分則係乎天也

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圖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觧其装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説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

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平淮西碑 西山 抹木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於千萬年敬戒
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
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順祖考以
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

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愽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刼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

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宗祖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顔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集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

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栅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轜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已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

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
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帝時
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
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强提兵叫讙
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
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
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顔胤愬武古通咸統於

弘各奏汝攻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洄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

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令肝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
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
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
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柳子厚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

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
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
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
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
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
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

役馬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宫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謹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日聽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

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

搭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楝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益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杜牧之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修大歴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而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曽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傒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顣頞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符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

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屈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

子嬪之裝縁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

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 晦菴云胡文定父子最輕下人獨服此記云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葢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
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
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
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

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妙絶古今卷三